



凡尘晓遇

专栏

有人问你粥可温

□李晓

一场大雪再次光顾山里，凛冽寒风中，这千万只白鸟的羽毛、梨花的前世，仿若琴弦上最微妙的颤音，一瓣一瓣飘落，魔术一般变幻，让整个深山的林子、道路、房屋都沐浴在白皑皑的世界中。

深山里有一家柴门小院，它是城里的徐哥7年前来到山里，对他表哥家闲置的小院进行匠心改造而成。小院里，四季瓜果飘香，绿萝藤蔓环绕。徐哥以前和我是文友，年轻时每天写一首诗，曾自费出版一部诗集，热情满满地送给县长、文友、街坊邻居、摆地摊的人。徐哥34岁那年经商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，很快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当然，他再也没写过一首诗。徐哥说，肚子里的大油多了，早没诗情了。

这次来到徐哥的小院，我去看了霜里的植物、一架青苔覆盖的老石磨、一个农人的藕塘、古柏树下的巨大山洞。在林子里，我还看到突然蹿出的一头野猪狂奔而去。在山里住了一天，我正要回城，徐哥说：“你再住一天吧，明天就要下雪了，你不是喜欢看雪吗。”听了徐哥的话，我等着看山里的雪。

一场大雪如约而至。到了中午，门前杉木树上披挂着雪团，有时猛地一阵风，树上雪团“噗、噗、噗”下落，散了一地。徐哥说：“晚上，我陪你好好喝顿酒。”小院里的柴火灶，徐哥扔进一个老木疙瘩，火势渐旺，发出噼噼啪啪的燃烧声。柴火灶里炖的腊肉，是山里老农家的土猪肉腌制而成，里面只加了橘皮、花椒、老姜，馋得我口水直流。吃饱喝足，徐哥陪我在院里屋檐下坐着，在漫天大雪里陷入沉默，这冬夜的寂静人间，我们都微小如尘埃，不敢贸然出声。

早晨起来，徐哥原本还要留我再住一天。我说，有一个外地的文学刊物编辑路过，我要去接待一下。徐哥说：“那你回去吧，在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真那么重要？”我撇撇嘴，忍住了蹦到喉管的话。我回到了城里，怀着谦卑接待了这个狂放不羁的编辑。席间，我们谈得不那么愉快，他还骂出了一句刺耳的脏话。我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狼狈，简单打过招呼后就告辞了。一周过后，我删掉了他的微信，世界依然无恙。

浮想起在山里冬夜，徐哥为我准备的那一锅热气腾腾的美食，同他慢慢享用着冬夜晚餐，那才真是愉快啊。

有一年冬日的某天，母亲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晚上家里炖了肉，你回来陪陪你爸爸吃顿晚饭吧。”那时父亲还健在，患严重痛风的他困守在老房子里，常常拖着腿爬到阳台上等我回家陪他聊聊，哪怕是父子之间无语相坐。黄昏时分，我来到老街的父母家楼下，老楼墙壁上突然簌簌落下墙皮粉末，落在我的肩膀，如披挂着头屑。母亲炖的是山药排骨汤，还做了粉蒸肉、清蒸芋头、红薯粉炒肉几样家常菜。刚到门口，如门童一般守卫的母亲吱嘎一声打开门，对我如迎远来贵客。父亲涨红着脸激动地说：“今天晚上你没啥应酬啊？”香喷喷的饭菜从热锅里端上桌，父亲颤动着手不住给我碗里夹菜。

吃到中途，突然一个电话打给父亲，说父亲中奖了。父亲哆嗦着问：“我中了多少？”那人告诉父亲：“168万！”父亲起身，用力地跺了跺他病痛脚，叫出声：“天啦，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。”父亲接着问：“我是怎么中奖的？”那人说是通过全国的身份证号码摇号中的，实在是不容易！那人告诉父亲，先把3万元打到指定账户，再到北京现场去领奖，一定要注意路途安全！我一听，果断地说：“骗子，骗子！”母亲坚信对方是骗子。父亲对这喜从天降的消息似乎不甘心，他摇晃着头说：“不会吧？不会吧？”好一会儿，父亲才相信了我和母亲的话，等他回拨过去，准备语重心长教育一番那个骗子，那边已是一阵忙音。

后来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一连几天唉声叹气，说一辈子也没给儿子积攒到160多万元钱，要是真中了那么多，全部给儿子，起码不要让儿子为钱而焦虑。不到一年，冬天还没来，父亲就走了，在他留给我的几张皱巴巴的老存折上，是他大半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不多的存款。

父亲远行后，我在梦里见过他几次。有一次，梦中相见是这样的情景：老房子的餐桌上，冬夜的灯光亮着，看见他穿着破了洞的老棉袄，餐桌上是母亲做的一荤一素一汤，梦里的父亲突然开口：“对不起啊，儿子，爸爸没给你攒多少钱……”

在这熙来攘往的世间，有人为你立黄昏，有人问你粥可温，有人伴你度余生，有人替你摁灭灯。特别是在寒夜凛凛的冬夜，一灯如豆，一锅热食，伴你左右，疼你冷暖，何其幸福！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

能懂的诗

捕风者

□林夕

把捕获到的各种风
像蝴蝶标本一样贴在
岁月的走廊
在某一个熟睡的午后
他们又带着鲜活
扑面而来

一缕海风
沉淀海的辽阔与澎湃
驻足在窗前
那蓝色深邃里
藏着海的深情
一湾碧海搁浅着梦的小舟

风从仲夏擦肩而过
拥着新叶的柔软
扯上一片天空澄澈
和着鸟儿清澈的鸣叫
吹皱了心上满池秋水

丝丝缕缕的风
从时间之外的罅隙吹来
他们拨弄光阴忘记的砝码
只用温柔触手
捏碎记忆疼痛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慢慢

□周雪

与星星握手
关闭一盏心灯
屏气凝神
任风，徐徐
秋的洒脱，让细胞在清凉
中跳跃

慢下来，珍藏过往
这个丰润的季节，平静而
充实
清晨的雨露，斑驳的阳光
父母的白发，孩子的笑颜
一切，知足而感恩

金黄的丰收在枝头簌簌作响
内敛的深沉染红在林间
暂缓躁动的奔赴
搁浅物欲的横流

慢慢，爱与付出
重振力量，与自己和解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
昌区作协会员）



淡如茶

□谢子清

老家住在深山里，层峦叠嶂，云雾缭绕，自古就是产茶的绝佳之地。

乡邻喜茶，似乎与生俱来。辛勤耕作之际，人困马乏之时，茶是解渴提神的上品。待到劳碌之余，能有半日之闲，茶又变成舒缓生活、恬适心情的首选。特别是那有朋自远方来，茶更是见面礼，或泡在搪瓷盅里，或冲在玻璃杯中，主人满脸堆笑，热气腾腾地送过来，茶香缕缕，沁人心脾。

长在茶乡，养成茶瘾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起初好奇而调皮地向父母讨要一口，抿嘴欲吞，备感苦涩，不免夸张地吐掉。久而久之，就变成习惯，一日不碰，就觉得“嘴里淡出个鸟来”。

工作后，天天与文字打交道，加班熬夜犹如家常便饭，茶更是须臾少不得。长夜漫漫，浓茶一盏，与疲劳对抗就多了几分底气。

瘾者，癖也。好饮茶必然常买茶。日积月累，就变成了囤茶。绿茶、白茶、黄茶、青茶、红茶、黑茶六大茶类，天南海北皆淘来。加之一些茶友时不时相赠，各式各样的茶叶琳琅满目地摆满了书架。书只得让位，挪到阁楼上。

安闲时，我喜欢去书架上挑拣茶叶，连同与之搭档的茶具一并请下来，不紧不慢，烧水冲泡，伴随着枝叶在壶中徐徐打开，茶香氤氲，只觉满室生雅。烦恼、忧愁、计较、困顿、迷惘，甚至虚空、落寞、厌倦皆“被雨打风吹去”，顿感心湖如镜，涟漪不起。

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。神奇的“东方树叶”，早在上古时代即以药的形象进入视野。陆羽作《茶经》，更是进一步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。岁月浸润，茶早已凝结成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茶叶也与丝绸、瓷器一道，走出国门、交融世界，成为了东方精神文化的象征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讲，“茶味苦，饮之使人益思、少卧、轻身、明目。”从字面意思看，“益思”是活跃思维，促进思考，“少卧”是提神醒脑，解除困倦，这主要是说饮茶的直接功效。与此同时，茶意即禅意，茶境即心境，“轻身”不就是“放得下”吗？“明目”不就是“看得开”吗？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画圈

□张计划

“囚”字乃“人”字外面画了一个圈，这也印证了古代画地为牢的传说。

于是，想起了唐太宗纵囚的故事。传说：年关将至，太宗念及牢里的死囚们思归之情，于是放他们回去探亲，待到佳节过后再来受刑。结果年后囚犯们悉数到达，无一逃逸。太宗感其义气一并赦免。

你一定会说这古人也太迂腐可笑、循规蹈矩了吧，现在的人高墙深院、戒备森严都圈不住。

可是，乡下老家这种古风却一直遗存着。那时候，自己的或者没有主的东西，只要有人在周围画了一个圈，其他人一般都不会轻易乱动。

记得小时候下地割草时，父亲就告诉我：“要是背不动就随便放在路边用圈圈上，回头我替你去背回来。”

以至于后来，我们放学回家书包懒得拎回家，几个伙伴把书包擦在一起，然后画个圈，上面压个砖头、土块之类的就回家了。

那时，常常见到路边、野地里有东西画圈圈住。

儿时看电影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替王母娘娘看守蟠桃园，七仙女去摘仙桃，被孙悟空使了个定身法，说了声“定”，那七仙女便被定在那里动弹不得。

于是，孩子们便据此衍生出一个名字叫“定身符”的游戏来。游戏规则是：先用剪刀、石头、布决出胜负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输家只要听到赢家说声“定”，就要老老实实地立在原地，接着赢家在周围画个圈。在赢家没有“赦免”之前，输家是不能随便出圈的。

那时，我们常常和黑蛋玩这个游戏。

黑蛋是我的邻居小伙伴，他家境不好买不起学习用品，如果游戏时他赢了，我们就撕给他几张练习册的纸或者一只橡皮。他输了，就乖乖地被圈在圈里。

有一次，黑蛋被我圈在放学路上，等我吃过饭去上学，发现他还蹲在圈里呢。

黑蛋性格蔫蔫的、脾气特好，整天像睡不醒的样子，我们都爱逗他。夏天中午第三节课是午睡，我们经常在他脸上画个圈，脚心贴张字条，然后在他肚子上压个小土块。据说这样睡觉的人不易醒来。这招在他身上屡试不爽，每次都是放学好久后，他才懵懵懂懂地爬起来回家。

前年回老家，又见到了黑蛋。多年不见，相互慨叹之余，他邀请我到他家坐坐。这正挠到我的痒处，那天傍晚，我便提了两瓶老酒来到他家。他让老婆炒了碟花生米和一盘鸡蛋。趁着月色，我俩一人拿酒一人拿菜，来到村头池塘边那棵老槐树下席地而坐。

无情的岁月沧桑了流年，而这树依旧枝繁叶茂，阴翳如盖。现在这里很少有人光顾了，以前却是我们的儿时乐园。

我俩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“小时候家里没有电器，闷热难耐，男孩们都跟着大人在这老槐树下睡觉。你半夜发痒症起来解手，尿了二秃子一脸。”我问他还记得不。黑蛋说：“那咋能不记得？二秃叔被浇醒后，咋呼道：‘呀！下雨了，赶快回家拾柴架禾’。”

人生如梦，岁月如歌。我俩说前道后，感慨人生无常。

如水的月光透过树枝，斑驳地洒在地上，徐徐清风带着泥土的芬芳拂过我们脸庞。我们就着皎皎月色，和着池塘里的阵阵蛙鸣，边喝边聊，不知不觉悄然而醉。

于是，我俩颓然倒地、醉相而卧，很快进入了梦乡。在梦里，我跨过了记忆的断裂层，梦见了久违的亲朋好友，找回了失去的乐园。

树上的鸟鸣把我从梦里唤醒，天已大亮。我发现自己身上压了个土坷垃，周围被画了个圈圈。

黑蛋不知何时走了。（作者系河南省商丘市作协会员）